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三

詩

遣興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

骨穴螻蟻

趙云莊子云在上為鳥在下為螻蟻食

又為蔓草纏

賦江淹恨賦試望

平原蔓草

故老行嘆息今人尚開邊

趙云使公得志廟堂固不求邊功不賞邊

臣矣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耻將二軍同晏眠

又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

趙云舊注指為鴈門馬邑非是蓋公詩在秦州所作其登

山南望豈却望北地鴈門之馬邑乎馬邑秦州地名今於本處有石碑標榜焉其士人及曾遊秦州者自能言

里不曉杜甫詩也一萬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廡莽

牢落穹廡旃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廡上有行雲愁

老弱哭道路願聞兵甲休鄴中事反覆蕭條死人積

如立趙云兩京雖復矣而賊猶保相州諸將已茅土載

驅誰與謀趙云當兩京之復各論諸將之功而加官爵

也趙云當兩京之復各論諸將之功而加官爵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

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趙云

慰貧士詩也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

芳草列仙傳鹿皮翁者菑川人也少為府小吏機巧辛

君謂木工斧斤三十人作轉輪懸閣意思叢生數十
日梯道四門成上其顛作茅舍留止其旁趙云公題是
遣興見諸將以戰伐之功富貴驕矜而貧者寂寞既慰
之以秋成當飽可免憔悴又期之以時來展材力亦當
富貴不以先者為好而後者為醜也又終之以鹿皮
翁之忘机則豈願富貴之先後哉鹿皮翁公自記耳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趙

白坐永王璘之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

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趙云白謫在南

林也在秦與公相見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

屋梁猶疑炤顏色宋玉神女賦若白日初出照屋梁若

見司馬子微謝自然賀知章或以為可與神游八極之

者多矣亦間於丹青得之俱不若少陵云落月滿屋梁猶疑炤顏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見風采此與李太白詩也傳神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趙云蓋言游子之拘繫不若浮雲之踈散也三夜

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

風波一云秋多風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

蓋滿京華斯人獨顛顛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趙云此公

閔白之辭也千歲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置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

獨一脚蝮虵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

寇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悲海隅微小

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

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趙云公言徒有平生一杯酒欲

見我故人與之相遇而同飲今不可見矣故有末句相望無所成而天地變移以言時事之反覆矣

遣興

蟄龍三冬卧老鶴萬里心昔時賢後人未遇猶視今嵇

康不得死孔明有知音趙云嵇康與呂安相善二人素為鍾會所不喜安以家事繫獄

辭相蓋引遂復收康棄市此為不得其死也徐庶薦孔明於劉先主先主三顧其草廬起之為國相此為有知

音也公詩謂有才者遇耶以嵇康之才而不得其死謂有才者不遇耶而孔明卒有知音則在遇不遇而已

又如瓏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餘歲久爲枯林趙
數松有霜雪幹不用而爲枯木矣

昔者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處士節獨苦豈

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

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逸民傳龐德公者南郡襄陽人未嘗入州府荆州刺史劉表

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

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

鼉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龍

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畝而不肯

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

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

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

寇一分散飢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根仰看

雲中鷹禽鳥亦有行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

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曹子建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悵望但烽火

戎車滿關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游宿南山煙

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

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遣興

朔風飄胡鴈慘澹帶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

里富熏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締綵社補

表充少時父黨過門方冬充尚衣葛戲充曰締兮綵兮
妻其以風充曰維締維綵服之无數子美遣遇詩又曰
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緼袍趙云以九月授衣而猶締
綵花時已暖當有春服而甘緼袍則公之貧如此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秦武安君駢弓金瓜鎗白馬

蹴微雪趙云言鎗上有金瓜之飾未知所馳逐但見暮

光滅趙云言出獵之子馳逐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詩並驅從兩狼兮揚國忠以劔南旌節導駕

漆有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莊

又間世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
用故割之兩龔死時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寧
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世
說毛伯成負其才氣稱曰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蕭敷艾

禁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

趙云此篇全為蕭至忠而言按本傳至忠始在朝有
望容止閑敏見推為名臣斯可比之漆膏蘭桂者矣又
云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无守觀時
重而去就之參太平公主逆謀坐敗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趙

因陶潛而有所悟故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

與愚何其掛懷抱淵明文有命子詩曰夙興夜寐願爾

曰蚤有五男兒揔不好紙筆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子美謂掛懷抱者此也王立之詩話云東坡言山谷為
余言杜子美困於三蜀蓋不知者詎病以為拙於生事
又往往識宗文宗武失孝故寄之淵明以解嘲其詩
遣與可解也俗人不領便以為譏
病淵明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

賀公賀知章雅吳語世說劉真長始見王丞相出人間凡
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

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言知章乞為

冠 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云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

知章事明皇為秘書監自号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晚節尤誕放天

初病夢游帝居及寤遂請為道士歸鄉里以宅為千秋觀表求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一曲鏡湖在會稽山陰想知章結茅於其旁矣

吾憐孟浩然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

江空舊魚趙云浩然嘗有詩曰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

春雨餘甘蔗趙云王士源為浩然詩集序云淮園藝圃

蔗區 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趙云浩然襄陽人襄陽

而不見故望雲而空悲吒耳

前出塞趙云此詩與後出塞皆代邊士之作也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君

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磨刀

鳴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杜補遺

因隴山天水大坂也俗歌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故名鳴咽水又云東人西役升此而顧

莫不悲思其戢云隴頭泉水流離西下念我此行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淚交墮趙云以磨刀於水刃刃傷手

則邊士之辛苦尤甚腸斷聲指言嗚咽水也言心緒久亂欲不然而不可得也丈夫誓許國憤

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迢迢萬餘里領我

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

百羣趙云似指言吐蕃之兵也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彊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

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凌趙云孟子在多殺傷趙云
曰定于一孰能一之不啻殺人者能一之而喜開邊
者乃好大喜功之主則公之詩豈不益於教化乎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曾水間已

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趙云

王褒燕歌行无復漢地關山月唯有漠此薊城雲蓋
入胡地則遠於漢月所往者西北則美雲之南征也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趙

命鑛錡鑄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鑛錡乃留雄而
以雌進劍在匣中常有悲鳴王問羣臣對曰劍有雌雄

鳴者雌憶其雄也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杜補遺前

武帝使霍去病衛青操兵臨瀚海虜名王貴人潛身備

行列一勝何足論趙云此詩士卒有功而不欲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此又代士卒中有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四方

志安可辭國窮

後出塞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立召

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

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

有贈含笑看吳鉤鮑明遠結客少年

朝進東門營趙云此言河陽府士卒東門營暮上河陽

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雨幕部伍各見招

趙云士卒之多則將各有幕故一中八懸明月令嚴夜

寂寥趙云但見月懸中天正照此夜而人不覺其詳則令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霍

病為嫖姚校尉服虔曰嫖姚勁疾之貌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重守邊保其疆場而已重高

以有窮兵黷武之君也豈知英雄主出師日長雲六合已一家四

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趙云六合一家則

患則四夷之軍孤如此則不必用兵而尚用技劍擊大

之不已故士卒皆奮起勇往其所聞之數矣荒日收胡馬羣趙云大荒西誓關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趙云玄冥北方之神玄冥北則盡玄冥所主之北地也

天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

輿遼海獲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臺驪主將

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今不敢議議者死路衢時好邊

南任蕃將也關邊喜功之弊至於卒貴而將驕如此不亦可乘乎

發秦州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

我裏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漢

源十月交天氣如涼秋鮑云漢源屬同谷郡大槩美同

十月之交去秦也草木未黃落况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下有

良田疇趙云漢源粟厚蓋同谷地今成州也充腸多薯蕷崖蜜亦易求密

竹復冬笋清池可方舟雖傷旅寓遠亦遂平生游此邦

俯要德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
巽石寒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趙云以景
溪谷無巽石以地利言之則塞田始
微收皆不足以慰我懷抱而當去也日色隱孤戍鳥啼
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
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石龕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狻又啼天
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
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采美箭前五歲供梁齊苦云直
蘇盡無以充提携奈何漁陽騎馳驅驚黍藜

鳳凰臺

趙云此篇因山名鳳凰臺乃思鳳有雛
在上恐其飢渴而起意思有以飲食之
庶見其為
端於世也

鳳凰臺北對西康州西伯令寂寞鳳聲亦悠悠石
一作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為君上上頭
恐有無母雛飢寒日啾啾我能剖心出飲啄慰孤愁心
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
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意八極周自天銜
瑞圖飛下十二樓圖以奉至尊鳳以垂洪猷并光中興
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羣盜何淹留

五盤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樓道細俯映江水踈地

僻無網罟水清至一作反多魚水至清則無魚公好鳥不

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

鬪巨猾何時除趙云指言東京之東故鄉有弟妹流落

隨丘墟趙云前篇所謂有弟在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

廬古詩客行雖云廬樂不如早旋歸

劍門趙云此篇數地險而惡負固者也不主在

德不在險之義言之何則保有山河關焉

一國曰古諸侯則有在德不在險之義若四

惟天有設險劍門一作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

向趙云先言地形雖險而趨中原自然之勢觀劍門之

山雖抱西南而石角北向則有面內之義豈欲使之

僻為一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趙云兩崖崇墉倚而

區哉一夫怒臨關日萬未

可傍趙云此言恃為險絕欲置有一夫怒臨關日萬未

夫莫開然公用於五言則第三字為腰字最為難下非

怒字不足以盡之蓋其雖險一夫可守而非怒則備不

能為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趙云岷山在成都之西

都之西南峨眉山是也珠玉才走中原而岷峨有惜之

之意至於悽愴此重言形勢之地自欲為一區而擅其

珍產三皇五帝前雞犬莫相放後王尚柔遠職真道已

喪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

吾將罪真宰意欲鑿疊嶂恐此復偶臨風默惆悵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前漢河平元年日出赤如血

日之可畏舊注引前漢河平元年河平者成帝年號本

紀及天文志並無之乃晉光熙元年五月壬辰癸巳日

光四散赤如血流照地皆赤占曰君道失明又永嘉五

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舊注妄引年

號有誤後學故為詳出之農事都已休兵戍况騷屑巴人困軍浪動

哭厚土執滄江夜來雨真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

終不滅趙云沴氣陰陽錯謬之氣也沴何由見寧歲解

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

洗吳越趙云雲霧

言大雨也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涌中有掉尾鯨凌

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詩言篇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

榮空堂魍魅走高梳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

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荆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

我一賤老袒褐更無營趙云簡冊所載有短褐有袒褐

之褐也袒褐取童豎之褐為義今單句云袒煌煌珠宮

褐更无營則用袒褐亦可大率貧者之服耳物寢處禍所嬰趙云味宮指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

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並死岐陽實以驕貴盈趙

李鼎於史无傳唯見姓名於舊史崔光遠傳上元元年來瑱賜自

盡氣豪直阻兵

上元三年，肅宗追奠，京裴茂於夔州，強難制宜，早除之，寶應二年，敗，莫州。

縣尉丑

日賜死，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

貲，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麤，媿各加教

病栢

有栢生崇岡，童童狀車蓋

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大餘，遙望見，童

童如小車蓋，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戲，偃蹇龍虎姿，主當

風雲會

神仙傳，麒麟客，有龍虎之姿。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豈知

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

無憑，日夜柯葉改，丹鳳領九雛，不鳴翔其外

隋云古詞，龍西

曰鳳凰鳴，嘒嘒

鴟鴞志，意滿養子穿

一作窟

穴，內容從何

鄉來，佇立久吁恠，靜求元精理，浩蕩難倚賴

枯櫟

此詩傷民困於重斂也

蜀門多櫟

一作楸

櫟高者十八九，其皮剝剝甚，雖眾亦易

朽，徒布如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傷時苦軍乏，律之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

有，有同枯櫟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黃雀家，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摧殘沒藜莠

下六句因櫟一物，以興江漢之人，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此夔州詩也。而用江漢於夔為近死者，即已休，猶未剝者，終復遭剝也。後四句又著櫟工言矣。

枯柵此詩傷抱材者老死立

榷柵枯崢嶸鄉黨皆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趙

榷柵枯崢嶸則其枝之高大矣上枝摩皇天下根蟠厚

地巨圍雷霆拆萬孔蟲蟻萃趙云言其枯也病有云

拍行云苦心不免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趙云凍雨

容變蟻相類也凍雨落流膠衝風奪佳氣趙云凍雨

東音白鴿遂不來天雞為愁思趙云公又云黃泥野岸

雞注云小虫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

者出涕淚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裏裏

不自畏趙云記勝之書種木无期因地為特三月榆莢

兩時高地強土可種則榆賴潤濕而後生故言

水中央西都賦云金莖兩京賦云脩莖若非銅柱而以

任也

送韋諷上閩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

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趙云

公憂國愛民之意切矣既以軍食而須求乃且乘勢韋

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今

豪奪吏自此無顏色趙云錄事者必若救瘡痍先應去

蝥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

憶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得卿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唯長兒童自覺成老醜阮籍

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

折節萬夫後趙云折節者摧折其節而悔過之昔如縱

壑魚王褒頌如巨魚之縱大壑今如喪家狗家語累累然若喪家之狗既無游方

戀語游必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

青草湖在湖南扁舟落吾手趙云可行則行可止則止自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

言將適吳楚可謂奇句矣蒼蒼草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

下羅賓友健兒敲紅旗此染幾難朽趙云六句紀宴會之實事日車

隱崑崙莊子若乘日之車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

吼所憂賊盜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

趙云此段言日已向晚別筵之散遂有行矣然登舟而親波濤猶未足以慰沃吾欲去之心則三峽徒為雷吼之聲而已我之所憂則憂在盜賊多而衣冠奔逃至尊未知消息也此吐蕃陷京師代宗出狩而地遠所未知也

也終作適荆蠻王仲宣遠身適荆安排用莊叟謝靈運

待終處順故安排趙云莊子造適不及笑賦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注安其推移而忘其變化也

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趙云屈原九歌有東皇太一篇春秋說題南斗為吳

有使即寄書無使長回首

寄題江外草堂

我生性放誕難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

亂到蜀江卧病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

上元始斷手寶應年趙云公以乾元元年十一月未至成都明年即上元元年乃公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即寶應元年。乃公成其堂之日。斷手字
 晉魏以來之語。齊民要術言種小豆。初伏斷手為中時。
 中伏斷手為下時。本朝淳化法帖中載唐高宗勅云。使
 至知玄堂已成。不知諸作早晚得斷手。九營造了當言
 斷手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趙云考工記審曲面勢
 者矣。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趙云考工記審曲面勢
 曲直方面。且臺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
 同釣艸。半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趙云會台心意之朋
 謂左右會心。處不必在遠。脩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
 然林外便有濠濮間之趣。趙云譬論以言賢達之士无
 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牽。趙云譬論以言賢達之士无
 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携老妻去。慘澹淪陵風。煙事
 迹無固必。幽貞愧雙全。趙云秦本紀云本原事迹幽而
 幽人之貞故。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雲骨不堪長。永
 云愧双全。

為隣里憐

趙云公有四松詩云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今此懷念之

述古

此詩傷賢者不得志也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鳳
 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劉公
 鳳集南岳。非獨孤竹。根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
 常勤苦。羞與黃雀羣。趙云此與劉公幹詩同意。莊子曰
 鶴雛非梧桐不栖。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郭象注練實竹實也。其色白如練。古時君臣合可
 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趙云四句以結一篇之義。驥以無善
 取而頓纓。鳳以無竹實而飛去。實賢者進退之義也。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莊

膏火自煎也。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

乃勞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

毛趙云市井之利以譬商鞅之任未也耕農之利以譬

元凱之務本也左傳云雖刀之未將蓋爭之人之爭

利如膏火自煎莊子云膏以明自煎農人專在務本種

穀故指市人之孽孽為利為勞矣張衡西京賦云何必

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時注云昏勉也邪為也優勉也

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偽之事自餘贏豐饒足特

也當衡作賦以美市利為主故鄙農夫種田之勞

今詩以務本為主故翹用衡賦邪贏無乃勞也

過郭代公故宅

郭震字元振封代國公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右

尉通泉嘗盜鑄及掠賣部口以餉遺賓客

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

異人豈伊常情度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

親指揮存顧託羣公有慙色

趙云此叙代公平生也公初為尉任俠使氣撥去小

節如盜鑄掠口所謂豪傑脫略及意者也先天二年以

兵書同三品蕭至忠贊懷貞等附太平公主謀逆明皇

發兵誅之睿宗開交登承天門樓躬率兵誅懷貞等獨

公勳兵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日所謂登袞冕而直氣

噴薄與夫定策神龍後清宮中辨尊親存顧託而羣公

慙色也按公助誅太平以功封代國在先天二年癸丑

歲乃明皇即位之次年是年改開元若神龍則中宗即

位改元之號歲在乙巳去先天二年凡八年而公云定

策神龍孝者疑之因論之曰太平擅寵自中宗來則禍

胎在神龍而下也中宗盡景龍四年庚戌凡六年是年

睿宗即位改景雲至延和元年內禪歲在壬子未登三

年是年八月明皇即位改先天太平擅寵自中歷睿至

明皇始定今杜公微意不欲指中睿之失故追言神龍

後以見代公贊明除患召自神龍來也俄頃辨尊親指

揮存顧託則以太平公主初有廢玄宗之意及其既誅

則君臣之間明皇得尊位父子之間明皇為親傳所以

成睿宗顧託之意舊注太上皇傳位太子非是其云王

磊落見異人以承直氣噴薄之下是專說誅太平事王

室無削弱迫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戎得行遺迹池館

皆疏鑿莊公臨事斷顧亦涕橫落高詩寶劍篇杜云元
歌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
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
咨數奇絕瑠璃玉匣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
下无風塵幸得用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
片綠龜鱗非直結交游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
路遭弃捐零落飄論古獄邊雖復埋沉無所用猶能夜
夜氣神交付冥漠杜云選潘安仁作夏侯湛詩心照神
衝天緒博季隱君不交當出詩一造之即願以神交晉嵇康
以高契難期每思郢質所與神交者唯阮籍山濤遂為
竹林之遊謝惠連祭古冢文以不知
其名字遠近假為之號曰冥漠君

南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
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稷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孰清源多

衆魚遠岸富喬木獨嘆楓香林春時好顏色菱荷入異

大如此稷稻共比屋則以灌溉所發也皇天不無意至
此物頗豐孰四句以結菱荷入異縣稷稻共比屋也高
田則灌溉所不及者言高田不豐而失西成故此稷稻
之物為池水所溉者却豐孰焉無它乃皇天之意使人
知止足之分也池水所溉之田豐熟矣彼南有漢王祠

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王魂

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

一川瀆趙云十句因實事而戒淫祀公詩蓋有補於教

名曰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楚詞極目千里傷春心平生江海

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對驪東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未夏盡鬱陶執
熱乃沸鼎織絺成溫袍風雷颯萬皇需澤施蓬蒿敢辭
茅葦漏已喜黍稷高三日無行人一作江聲怒號流

惡邑望清

趙云流惡左傳有汾澮流其惡言大雨所蕩流出穢惡

矧茲遠江臯荒

庭步鶴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

潤物功可以貸不毛

趙云言沉痾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清涼頓忘供進藥餌之勞公

病肺疾以雨涼為便易潤萬物者莫潤乎水不毛者地不生物因雨之潤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陰色

靜壠前勸耕自官曹四隣出耒耜孟子負耜耒耜何必吾家操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趙

世有杜鵑辨仙并李新元應之作鸞書者編入東坡外

集詩話非矣其說曰南都王詵伯書江濱驛垣謂子美

詩蓋五季兵火缺離異在經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闕

者詵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

有杜鵑蓋是題下注斷自我昔游錦城為首句詵伯設

矣且子美詩備諸家體必非牽合程度者也是篇句落

凡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亦原于美之意類

有所感託物以發亦六義之比與離騷之法按博物

志謂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鵑之胡江東所謂杜子
魯為鵑帝王化禽飛去舊城荒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
故子美云重是古帝竟又云禮若奉至尊蓋譏當時刺
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方
不忘君者可一二數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
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度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絕
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憂是東川無杜鵑
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為有懷
貳者為無不在夫杜鵑之真有無也詵伯以為東川
聞杜鵑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書紙上語又云子

美不虛置用韻何邪子美自我作古置用韻无害於為詩僕所見如此詎伯博季強辯始必有折衷之元應之說如此次公謂元應言杜詩備衆疑是矣於三絕句有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已有兩刺史矣於草堂詩舊大喜我歸隣舍喜我歸大官喜我來城郭喜我來已有四喜我矣亦宜拘尋常程度利今詩四句有四杜鵑亦詩所謂有酒醕我无酒醕我坊坊鼓我踴躍舞我之勢謂觀其言有杜鵑无杜鵑无杜鵑有杜鵑總綜其語豈直是題下注和後又有一杜鵑則亦入仙歌用阮籍秋懷重押歸字謝靈運述祖德重押人字一篇之中有兩船兩眠兩天兩前字者也坊公所見此四句真以言杜鵑之有无也其下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則以成西川有杜鵑之句下又云君看禽鳥情猶解幸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則以成雲安有杜鵑之句詩之引結甚明若其言尊君之義則自在中間鋪叙不必泥首四句便為美刺况此詩作於雲安乃大曆元年春嚴武已死於去年夏時郭英義為崔旰所殺繼而杜鵑漸來豈可指為嚴武之有君耶又雲安在唐是夔州之屬縣非有刺史豈可北西東之列乎元應之說又

為穿 鑿 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項餘喬木上參

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拜拜重是古帝堯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噴仍為饑其子禮若奉至尊鴻

鴈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晉羊祜鴈

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曰凡鵲鳩用羔羊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謗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故以為鵲 聖賢古法則付與

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此詩譏世亂不能明臣之義者禽鳥之不若也

三韻三篇

高馬勿唾面唾一作捶趙云當以捶為有義 長魚無首鱗辱馬馬毛焦

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馬魚尚不可輕士有被褐懷王

者而可輕乎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白虹起橋必椎牛師云非椎牛饗士不足以起立

擣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趙云得大風後可飽其帆

也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者可取殺身傍權要何

當管曹清爾輩堪一笑

同元使君春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

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

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

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與體制微婉頓挫

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補云元結字次

山其春陵行序云癸卯歲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

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期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焉欲逃罪若不應

命又即獲罪矣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春陵故地故作春陵行以達下情其賊退示官

吏詩序云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掠我及而去明年賊又攻永州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盡

蒙其傷憐而已請使何為忍舌微斂故作詩一遭亂髮篇以示官吏詩更不能載觀序意則詩可見矣

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絲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數時藥力

薄為客羸瘵成吾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察察元道州

前聖畏後生觀乎春陵作歛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昔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惠黎庶詞氣

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借一作華星趙云上月言如

言無一字而不若華星之燦爛魏文帝詩華星出雲間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

何時降璽書用爾為丹青趙云為丹青則藻繪王猷粉飾治具之義益鐵論公卿者

神化之舟青用尔則尚書用汝作舟楫作霖雨也獄訟久衰息豈唯偃甲兵悽慄

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飈振

南嶽之子寵若鷲色阻金印大興含滄溟清浪我多

長卿病長卿司馬相如病渴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

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歌

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驅墜子摘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口夕蓬

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况療風本草蒼耳或曰之令耳形似鼠耳詩云

卷耳生風濕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漫任遠適放筐亭

午際洗剝相蒙幕趙云卷耳生於濕地洗剝其毛登床半生

熟半筋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趙云登床也半生

熟或作生菜或作熟菜小益療風故也瓜薤橘皆卷耳同時之物亂世誅求急黎民糠

粃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梁家富家厨肉臭戰地骸骨

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雷

大旱山岳焦密雲後無雨杜云莊子大旱金石流玉山焦而不熱南方瘴

癘地罹此農事苦封內必舞雩周禮司巫峽中喧擊鼓若國大旱

則率巫而舞雩神農求雨書祈而不雨則真龍竟寂寞曝巫曝巫不雨則積薪擊鼓而焚神山

士梗空俯僂呼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

瘵向誰數暴虐或前聞鞭巫非稽古請先偃甲兵處分

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

親親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

愈昨宵熬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

氣喝腸胃融汗滋衣裳汚吾衰尤拙計失望繁場圃

牽牛織女婦人之守禮蓋國風之義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焦林天斗記天河之西有星

星微言高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意一作難候此

事終蒙臚叢話學林新編世傳織女嫁牽牛度河相會

俗因傳會為渡河之說媒瀆上象無所根據淮南子云

鳥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荆楚歲時記七夕河漢間奕

奕有光景少此為候是牛女相過其颯然精靈合何必

秋遂道亭亭新粧立龍駕具曾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

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

籠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於初筵滃重

中庭以乞巧有喜子網於瓜上則為得巧

露日出其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
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
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
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趙云於戒女子防身
婦之義言胡不觀君臣相契之事分明於咫尺之間
苟有雷君或不容之矣為人婦者義在無棄禮法而其
恩在大婦恭也蓋因織女每歲有期為不可亂為人女
人婦者當守至公之戒也凡相背戾則圓鑿而方枘矣
婦人女子一有齟齬為丈夫者豈能容乎此詩非徒見
婦女之義知此則為臣之義得矣丈夫多英雄蓋丈夫
多英雄以警
女子之守節

上後園山脚

昔我游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師云漢官儀曰
泰山東南名曰

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雲髮碧海吹衣裳奉收困用事
玄冥尉強梁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
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
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於時當時也當玄宗
自守而委任蕃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復見
將求功夷狄沉乃懷舊鄉龜蒙山去東岳近尚肺萎屬又戰骨出熱
不可見况故鄉乎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
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
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傍不及父祖塋巖巖塚相當

八哀詩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季公歎舊懷賢終于張相國
八公前後存沒遂不詮次焉王仲宣張景陽皆作七哀詩黃鳥哀三良亦其義也

趙云選有七哀詩名曹子建王仲宣張景陽皆作焉止一首而名七哀詩特取其義耳注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日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子建之詩為漢末征役別離婦人哀歎仲宣之詩專哀漢亂景陽之詩雖用賦前則哀人事遷化後則哀帝室漸衰今公八篇以哀八公而名八哀詩揆傍選詩題目耳八

人皆故矣舊本四篇作故字四篇作贈字誤也蓋傳本感公所謂八公前後存歿之語乎公特言八公存歿或後如其甲歿時某乙猶存而詩不能詮次其歿之前後耳記曰我欲作九原又曰死而可作吾誰與歸王公思禮李公光弼皆良將公傷盜賊欲作其死以為用故主二公為首典起者作之謂矣至歎舊懷賢則通言下六公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

按史高麗人故云東夷

追隨燕薊兒

銳物不隔

趙云按史思禮父為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所謂追隨燕薊兒

服事哥舒翰

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大戎大充斥短小精悍

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

控鳴鏑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主轉

深壁趙云洗劍青海刻銘天山皆言戰勝深入青海大壁言吐蕃主逃飛兔不近駕杜田補遺飛兔古之神馬遠地為壁壘

而駕之則出莫乘車矣言其難得也驚鳥資遠擊曉

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宵襟日沈靜肅肅自有適潼關

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

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

初潰散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元帥見手格太子入朔方至尊狩梁益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

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
間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護議果冰釋思禮至行在上
蘇下將斬之會房琯在蜀奉太上皇翠華卷飛雪熊虎
冊命至諫上以為可收後效遂釋之
巨阡陌屯兵鳳凰山師云哩帳殿涇渭關趙云翠華飛
雪言其時金城賊咽喉詔鎮雄所搃趙云金城唐禁暴
之在冬靖無雙爽氣春浙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趙云本
持法嚴整士不敢犯莊及夫哭廟後復領太原役趙云
子青青之麥生於陵陂二年代李光弼為河東節度副大使然謂之復趙云
領太原役則已前亦嘗在太原矣而史不載恐懼祿
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元年史朝義滅痛其不
見時嗚呼就窀穸永擊五湖舟傷其不得悲甚田橫客
清也

田橫死賓客問之從死者皆五百人言思禮賓客尤甚於橫千秋汾晉間事與雲水白
趙云汾晉言河東前句復領太原役必兩昔觀文苑傳
次在太原宜有顯績歷千年如雲水之白
豈不廉蘭績如古名將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趙云
思禮文不足而武有餘廉蘭名將豈必書其文采於文
苑傳乎漢史有文苑傳鄧景山曹州人以文吏為太原
尹北京留守太原一偏將罪當死諸將各請贖其罪景
山不許其弟請以身代又不許其弟請約馬一匹以贖
兄罪景山許其減死景怒曰我
等人命輕如一馬乎遂殺景山

故司徒李光弼

司徒天寶末北收晉陽甲胡騎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
安若泰山前北斷右脇朔方氣乃蘇黎首見帝業光弼
勝所以斷前北之脇蘇朔二宮江西郊九廟起頽壓至
方之氣使萬民得見帝業

二載郭子儀收復兩京。權核神主於大內。長安殿上皇
謁廟請罪。今云二宮蓋并肅宗言之。西郊則上皇自蜀
歸京師之知尤
廟往在詩注
未散河陽卒。思明偽臣妾。復自碣石來。

火焚乾坤獵高視。笑祿山公又大獻捷。異王無崇勳。小

敵信所怯。擁兵鎮河汴。千里初安帖。王趙云異王異姓之

青蠅紛營營。風雨秋一葉。內省未入朝。死淚終映睫。

趙云唐史拒州北郎之敗。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

物骨程元振尤嫉之。二人用事。日謀有以中傷者。及來

項為元振。斃死。光弼愈恐。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

弼長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猶倚以為重。數存問其

母。以解嫌疑。帝還長安。因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光弼

以父須詔書不至。歸徐州。收租賦為解。帝令郭子儀自

河中華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奉表上前。後所賜實

封詔不許。薨。青蠅紛營營。指魚程也。風雨秋一葉。言其

也。大屋去高棟。長城掃遺堞。平生白羽扇。

羽扇指麾

三軍也

零落蛟龍匣

趙云高棟言為國之棟。幹長城

如李勣之賢。長城。平生白羽扇

以諸葛亮比之。零落蛟龍匣。言扇羽零落也。蛟龍匣

應是劍匣。言劍之蛟龍在匣。而扇羽零落於其間。

望與英姿。惻愴槐里接。三軍晦光彩。烈士痛稠疊。直筆

在史臣。將來洗箱篋。吾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揖。扶顛永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蕭條未濟。失利涉疲。爾竟何人。灑涕巴東峽。

鄭公瑚璉器。華岳金天晶。趙云武挺之子。華州華陰

為武故云。金天。人。爾雅曰華為西岳。言其降

而武乃其晶也。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疑然大賢後。

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盡。落

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漢儀尚整肅。胡騎

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雲涕風

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趙云蕭關在原州寂寞雲臺仗

飄飄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

臣氣不平密論正觀體揮發岐陽征感激動四極聯翩

收二京西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匡汲俄寵辱匡為衛

霍竟哀榮衛青霍去病趙云匡衡汲黯言鄭公諫諍如

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復聲羣鳥自朝夕

白馬休黃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山重公

去雪山輕趙云四句言鎮成都諸葛文翁皆取其在蜀

夏不消故號雪山乃緊與吐蕃為界公亦雪山重言安而不搖謂吐蕃畏公不敢動搖而輒犯順所以為重也

記室得何遜翰鈔延子荆梁書何遜為建安王記室王

奕字子荆參石四郊失壁壘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書

軍中吹玉笙趙云上兩句言鄭公所辟幕客皆美林也下兩句則政治優游可見豈無成

都酒憂國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大戎

滅人藏紅葉盈前兩句言其車騎之也非專為間游然以問俗為事以茲報主願

庶或裨世程炯炯一心在沉沉二豎嬰顏回竟短折賈

誼徒忠貞飛旆出江漢孤舟轉荆衡虛無馬融笛悵望

龍驤空餘老賓客身上媿簪纓

贈太子太師汝陽郡王琿

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鬚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往
者開元中主恩視遇類出入獨非時禮異見羣臣受其
謹懃極倍此骨肉親從容聽朝後或在風雪晨忽思格
猛獸苑圍騰清塵羽旗動若一萬馬肅駢駢詔王來射
鴈拜命已挺身箭出飛鞚內上文回翠麟翻然塞翻
下拂明月輪胡人雖獲多天笑不為新王每中一物手
自與金銀袖中諫獵書扣馬父上陳竟無銜糜虞聖聰
矧多仁官免供給豈永有在藻鱗匪唯帝老大皆是王
忠勤晚年務置醴門引申白賓道大容無能求懷侍芳
茵好學尚貞烈義形必霑巾揮翰綺繡揚篇什若有神
易磨滅衰謝多酸辛

贈祕書監江夏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
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富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
散金石追琢山岳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干謁走
其間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
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趙云墓間多
之文如寶珠洞徹所以為惠龍宮塔廟言道觀佛宇乃
神龍宮中所湧之字或塔或廟也浩劫無窮之劫龍宮

之塔廟得邕之文宜歷宗儒俎巨事故吏去思計趙云浩劫而浮雲衛護之也言作修孝校記文宣王廟記之屬語俎巨之事下句言使者太守縣令春罷而作頌政碑頌功德碑之屬

眇眇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鈎騏驎織成蜀紫驕隨劔几義取無虛歲自古

未如邕之盛鬻文獲財者分宅脫駮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賜給美羅則雖多藏而能擺落其穢也獨步四十年

風聽九臯唳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厄袂或云江夏姿比以黃香之無雙

然出處無安以仿博聞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太常議源蓋議面折二張勢初邕為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

付法斷邕進曰璟言事關社稷望可其奏則天始允出謂邕曰子各位尚卑若不稱百禍將不測何為造改

如是邕曰不顧不柱其名不彰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忠貞負冤恨

宮闕深流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善敗富州司戶

又貶舍城丞召還為姚崇所憚梧州司馬徵為陳州

玄宗東封回邕於沐獻詞頗類自矜術為張說所惡發陳州賊事抵死許人孔璋疏救之會赦免貶遵化尉後

於嶺南從中官揚恩勗討賊有功轉括州刺史上計京師邕少有名累被聚逐後進不識京洛聚觀以

為古人或傳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新文復為日斜鷓鴣鳥入窠斷蒼梧帝趙云邕以

友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蔽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齊

嘗與柳勸馬一匹及勸下獄吉温令勸引色議及休咎事遂誅趙云洛陽獄息夫躬傳速躬繫洛陽詔獄又蔡

下洛陽獄公於李公邕詩用洛陽獄字應以蔡邕此之耳小臣蔽事晉獻公寵姬曰驪姬置毒於肉中以誣

太子申生以其詐與大夫斃與小臣亦斃邕之竟坐物勸之累杖死北海郡如蔡邕以飛章而下洛陽獄如申

生肌肉之事伊昔臨酒其酒酣託末契南陪李北海宴為可悲也

重叙東都別朝陰改軒初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

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本特進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

公詩蓋言是亦非張說以相國勢力爭名古豈然魏文所能勝特邕自危脆易於一扼耳

論文人相輕鍵捷效不阻趙云鍵巨捷切牡鑰也效詩自古而然

於朝爭利於市公今云名古豈然鍵捷效不阻言名之說自古如此亦當

方是全身之道而邕於關鍵則捷急而欲然不閉所以召禍深悲之也例及吾家詩曠懷

掃氛翳虛慨嗣真作和季大咨嗟玉山桂鍾律儼高懸

鯨噴迢遞趙云公以詩自負如此言例及則邕與公比肩以詩為常例也氣翳言讒謗之人玉山桂

鍾律鯨鯨音此其詩玉山之桂取其秀拔坡陁青州血

蕪沒汶陽瘞邕葬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厲趙云邕以

宗特例得贈秘監此為恩波延揭厲也子孫在如綫舊客舟凝滯趙云上

無後下句公自傷其流落在雲安未能扁舟以走君臣尚論真將帥接燕薊朗

詠六公篇邕有張相公六公詩憂來豁蒙蔽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充讀書東岳中十載考墳典時

下萊蕪郭忽飢浮雲巘負米晚為身每食臉必泣夜字
照熱新垢衣生碧鮮庶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願學蔚醇
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辭幽人歸來澄宗輦射策君東
堂宗匠集精選制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
主祿亦累踐晨趨閭闔內足踏伯昔跣一麾出守還黃
屋朔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
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
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天祕書茂松意源明後以
祕書少監
卒茂松意以不變節於艱危如松栢不為風霜所奪再為祠壇墜前後百卷文枕
藉也禁鬻家刻揚雄流滇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

宜權則反為後輩執字實可緬緬煌煌齋房之事絕萬

手塞此云宰相王與勸興記有事源明曰王者之於天
地神祇享之以牲幣而已平日不祈方士彼淫巫

愚初妄有闕說甚為不可事絕万手塞則當時佐為淫祀指望舉取房芝者非一手也垂之俟來

者正始貞勸勉不要縣黃金胡為投乳贄獸名似犬音
獸子載贄銘曰爰有獲獸厥形似犬創則馴服飽則反

贄出於西海名之曰贄趙云下兩句且危之也乳贄言

贄之乳者猶乳虎也言佞媚則黃金可縣而切直則犯

上之怒不啻投乳贄也贄字沈佺期且懼威非贄寧知

是結交三十載吾與誰遊衍滎陽復冥冥罪罟已橫

骨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凋喪盡餘喘

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沔趙云言源明死公
不得一躬酌之尚纏漳水

疾永負高里餞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榮陽鄭公虔

鷄鷓至魯門不識鍾鼓響乳翠望赤霄愁思彫籠養榮
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崇士大夫况乃氣清爽天然
生知姿學立游夏上神農或闕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
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會最何技獲圭臬星經
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
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昔獻書畫圖新
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鶴誤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
尤所仰趙云滄洲動玉陛言本滄洲隱嗜酒益踈放彈
琴視天壤形骸實主木親近唯几杖未嘗寄官曹突兀

倚書幌晚就芸香閣胡塵昏以莽反覆歸聖朝黥染無

條濫值祿山反遣張通儒劫百官置東都爲授虜水部

無一點所染不老蒙台州掾泛泛浙江槩祿山平免死

軍履穿四明雪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拾猶溪

橡四明猶溪皆浙江地名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文趙

兩句則以四皓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題題別離慘至今

班白徒懷曩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即劇談王侯門野

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踈闊平昔

濫推獎百年見存沒牢落吾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

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相國曲江人曲江江隸韶州正嶺激臨越之地大抵自江漢

以南皆謂之南紀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

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師云碣石在朔方斥祿山也蛙

甬以羣小在位九齡言祿山退食吟大庭何心記素搜

反帝荒淫不聽遂去相位趙云大庭古至治之國九齡思反薄復補如大庭之世

每退食自公嘗吟詠之不復記其有精謙榛梗之事

骨驚畏曩昔鬢變負人境趙云畏不逮於前人下句則

立雖蒙換蟬冠右地思多幸趙云上句乃侍中事豈九

下句九齡以尚書在丞相罷政事言九齡在石地已漸

惡為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感則得此為幸矣

敢忘二疎歸痛迫蘇耽井趙云神仙傳蘇仙翁助郡

之癡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世養涕泗欲別母曰汝

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

邊橋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橋葉一校可療一人縣東

北有山仙翁所栖遊處因而得仙九齡為工部侍郎知

制誥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

敢忘二疎歸以言其情欲引退矣詔不許而至於母死

所痛者迫切於蘇耽之留井橋以代養也九齡部

州人部西北与柳接才一百八十里故得以為言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

相國曲江人曲江江隸韶州正嶺激臨越之地大抵自江漢

以南皆謂之南紀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

思復與雲路永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穎上君白玉堂

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師云碣石在朔方斥祿山也蛙

甬以羣小在位九齡言祿山退食吟大庭何心記素搜

反帝荒淫不聽遂去相位趙云大庭古至治之國九齡思反薄復補如大庭之世

每退食自公嘗吟詠之不復記其有精謙榛梗之事

骨驚畏曩昔鬢變負人境趙云畏不逮於前人下句則

立雖蒙換蟬冠右地思多幸趙云上句乃侍中事豈九

下句九齡以尚書在丞相罷政事言九齡在石地已漸

惡為多幸何者有林甫之嫉仙客之感則得此為幸矣

敢忘二疎歸痛迫蘇耽井趙云神仙傳蘇仙翁助郡

之癡忽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世養涕泗欲別母曰汝

去之後使我如何存活曰明年天下疫疾庭中井水

邊橋樹可以代養井水一升橋葉一校可療一人縣東

北有山仙翁所栖遊處因而得仙九齡為工部侍郎知

制誥乞歸養詔不許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

敢忘二疎歸以言其情欲引退矣詔不許而至於母死

所痛者迫切於蘇耽之留井橋以代養也九齡部

州人部西北与柳接才一百八十里故得以為言紫綬映暮年荆州謝所領初九齡為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

聘自我一家則未闕隻字警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

歸老守故林戀關情延頸波濤良史筆無絕大庾嶺

自荆州請歸拜墓因遇疾卒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孺碑

猶思理煙艇

遣懷

昔我宋中游惟梁孝王都宋古大梁名今陳留亞陳留屬汴州劇

則具魏俱具魏州名在河北刺大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

半天下主客多歡娛日刃雖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

塵裏報答在斯頃言多豪俠憶與高季華高適李白論交入酒壚

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世說王濟仲為尚善令着公腹乘輅經黃公酒壚中過願

謂後車容曰吾昔與嵇取夜阮嗣宗共酣飲此壚竹林

之遊亦賴其未自稱康阮籍云亡便為時所羈細今日

視此雖近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吹臺梁王敬臺今

魏若山河詩話唐史稱杜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則也

質之少陵昔遊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

三人皆謂蔡氏蓋未會孰讀杜詩爾遣懷詩不云乎氣酣

登吹臺懷古視平蕪此豈非甫與芒湯雲一去鴈鷺空

李白高適同登吹臺邪其說是相呼漢高祖隱芒碭山澤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

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玄宗時開拓境土如安祿山王

功為已任故張說獻闕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組練

棄如泥國語吳人大破楚軍楚之免者尺土負百夫拓

境功未已元和辭大鑑趙云馬驚相呼以只其荒寂如

宗盛時以百萬兵攻一城豈無勝負但賦捷而已未嘗
言輸組練奔如泥則不憚物之費爭一尺之士以百夫
為償則不惜人之命莊子以天地為亂離朋友盡合者
大罇未句言政失其和於天地間矣
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媿獨在天
一隅棄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不復見顏鮑補云乘黃
神馬言高
適李白顏鮑又繫舟卧荆巫荆州峽臨殮吐更食常恐違
撫孤趙云蓋恐違矣抚養高李二
公之孤也此其為朋友之義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鴈將安歸補
南極言楚地公在楚故所見者此也因南極之下故承
之以朱鳳南方之鳥也因洞庭之下故乘之以鴻鴈蓋
為隨陽之鳥也而洞庭乃注瀟陽之路鴈本違寒而就
溫今洞庭方秋而欲雪則又寒矣又將奚往乎朱鳳在

南極北風破南極而威垂鴻鴈過洞庭定秋欲雪而
安歸皆言值時如此於是乎失所也威垂无氣象之貌
鳳与鴻鴈皆公自况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吾慕漢初老時清
猶茹芝趙云此戊申大曆二年詩也自乙未天室十四
年至此十二年矣而云十年殺氣盛則年其大
勢為詩句耳殺氣盛則安史雖成而吐蕃尚熾也末句
言商山四皓以秦之亂避之入山方漢之初可以出矣
而猶茹芝焉則以畏
禍之心未能已也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西國朱崖雲日高補
朱崖海中之洲也師云寰宇記潭州仙宮記曰南岳記
注丹崖南即仙人宮子美此詩乃湘州所作朱崖即謂

此地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
勞石間采厥女鸞巢采翰曹大夫死百後暮返空村號

譏役斂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趙云所聞所見皆似
頗重也趙云此應官曹之誅求也
貴人豈不仁視汝如秀蒿索錢多門力誅求不一
嗷奈何趙云貴人豈不仁視汝如
者豈是不仁而以秀蒿視汝等耶其索錢多門力者時
喪亂之故所以有嗷嗷紛然之多也就此索錢之中更
有黠吏徒者以漁奪為趙云自喜遂生理花時其緼袍趙云
事而成就民之逃竄矣趙云可以單衣而甘緼袍則所以
得遂生理勝於逋逃之民也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浙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夏回
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
限通塞測隱仁者心趙云白魚以羣而小困於密網物

之際而嘉音喧然物之所以通者也物之通塞由微不
足道而仁者於物每測隱其困塞矣孟子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差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冥渺獨開
襟趙云於此有酒可飲有琴可玩而思聖賢兩皆寂
明有琴而无絃也无声字
蓋礼記所謂无声之樂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旄頭彗紫微無復殂豆事趙云按晉天文志昴七星天

微則言其犯帝座也趙云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

十年儒服弊于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索志我行洞扉

野歛得文翁肆侏侏胷子行若舞風雲至趙云文翁肆

所謂講肆也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

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倡恢大義世乱而衡山能首建孝校也

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學因講堂非曩禱大屋加塗墍下

可容百人墻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

在庭方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圮耳聞讀

書聲殺伐火髮髯趙云言聞聲髮髯而已故國延歸望

衰顏減愁思南紀改波瀾趙云南紀字唐天文志云東循微嶺達旣閩中是謂南紀

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共風味者言人樂其教也采詩倦

涉載筆尚可記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天墜

擬古 韋蘇州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流

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何獨難

驅車背鄉園朔風一作吹卷行迹嚴文霜斷肌日入不遑

息一作憂歡懼一作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

貞白一作客一

嘉樹謁初綠靡蕪吐幽芳君子不在賞寄之雲路長路

長信難越惜此芳時歎孤鳥去不還絨情向天末

月滿秋夜長驚鳥號北林天河橫未落斗柄當西南寒

蛩悲洞房好鳥無遺音商飈一夕至獨宿懷重衾舊交

日千里隔我浮與沉人生豈草木寒暑移此心
酒星非所酌月桂不爲食虛薄空有名爲君長歎息蘭
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葉歲暮霜顏色折柔
將有贈延意千里空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含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良
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碧草
生舊迹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反側寐不成擘衣迷
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惻不知雙涕零
秋天無留景高物藏光輝落葉隨風起愁人獨何依
月屢圓缺君還浩無期如何兩絕天一去音問違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隔託此傳幽音冰
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漆以固交深

雜體

沉沉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
金旣雕錯擊華帶共輝飾空存鑒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
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古宅集祆鳥羣號枯樹枝黃昏窺入室鬼物相與期居
人不安寢搏擊思此時豈無鷹與鷂飽肉不肯飛旣飛
逐鳥節空養凌雲姿孤奉肉食恩何異城上鷓
春羅雙鴛鴦爲出自寒夜女心精煙霧色拍屋千萬緒長

安貴豪家煥艷不可數裁此百日功唯將一朝舞舞罷
復裁新豈思勞者苦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必齊誰知賈人鐸能使大樂諧鏗
鏘發宮徵和樂變其哀人神既昭享鳳鳥亦下來豈非
至賤物一奏升天階物消苟有合莫問玉與泥

與友生野飲效陶體

攜酒花林下前有千載墳於時不共酌奈此泉下人始
自翫芳物行當念徂春聊寄遠世蹤坐望還山雲且遂
一懽笑焉知賤與貧

效陶彭澤

酒露醉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性有如此寒暑其奈何
英涉濁醪日入會出家盡醉美簷下一生豈在多

移疾會詩客

對此嘉樹林獨有成戚顏拘察知曠職淹旬非樂閑
子來問訊詩人亦扣關道同意暫遣客散疾徐還園徑
自幽靜玄蟬噪其間高窓瞰遠郊暮色起秋山英曹幸
休曠恨恨心所攀

南塘泛舟會元六日昆季

端居倦時煥輕舟泛迴塘微風飄襟散橫吹繞林鳥雲
澹水容又雨微荷意涼一寫惰勤意寧用詆華觴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宴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道遙池閣涼煩
痾近消散嘉賓復浦堂自慙君處崇未覩斯民康遲會
是非遣性達形迹忘鮮肥屬時禁蔬菓幸見堂俯飲一
杯酒仰於金玉章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吳中盛文
史羣彥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強

聽嘉陵江水聲寄深上人

鑿崖泄奔湍稱古神禹跡夜喧山門店獨宿不安席水
性自云靜石中本無聲如何兩相激雷轉空山驚鳥胎之
道門舊了此物我情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直方難為達守此微賤端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間兵
凶又相踐後賦豈得閑從戚下可哀寬政身致患日久
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儻如此攜手相與還

贈盧嵩

百川注東海東海無虛盈泥滓不能濁澄波非益清恬
然自安流日照萬里晴雲物不隱象二山共分明奈何
疾風怒忽若基柱傾海水雖無心洪濤亦相驚怒號在
倏忽誰識變化情

寄馮著

春雷起前蟄土壤日已踈胡能遭盛明才俊伏黑閭偃
仰遂真徃所求唯斗儲披衣出茅屋與漱臨清渠吾道
亦自適退身保玄虛幸無職事牽且覽按上書親友各
馳驚誰當訪契廬思君在何夕明月照廣除

寄廬庾

悠悠遠離別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及使心不安亂
髮思一擻垢衣思一浣豈如劫去友生對酒起長嘆將節
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
耿耿非君誰為歡

發廣陵留上家兄兼寄上長沙

將違安可懷宿戀復一方家貧無舊業薄官各飄颻執
板身有屬澤時心恐惶拜言不得留聲結淚滿裳漾漾
動行舫亭亭遠相望離晨苦須臾獨往道路長蕭條風
雨過得此海氣涼感秋意已違况自結中腸推道固當
遣及情豈所忘何時共還歸舉翼鳴春陽

初發揚子寄元大校書

悽悽去親愛泛泛入煙霧歸棹洛陽人殘鍾廣陵樹今
朝此為別何處還相遇世事波上舟沿洄安得住

淮上即事寄廣陵親故

前舟已眇眇欲渡誰相待秋山起暮鍾楚雨連滄海風

波離思滿宿昔容鬢改獨鳥下東南廣陵何處在

經少林精舍寄都邑親友

息駕依松嶺高閣一椽攀緣前瞻路已窮既詣喜更延出
巘聽萬籟入林灌幽泉鳴鍾生道心暮磬空雲煙獨往
雖暫適多累終見牽方思結茅地歸息期暮年

同德寺兩後寄元侍御李博士

川上風雨來須臾滿城闕岩峩青蓮界蕭條孤興發前
山遽已靜陰雷夜來歇喬木生夏涼流雲吐華月嚴城
自有限一水非難越相望渭河遠高齋坐超忽

休沐東還胄貴里示端

宦游三十載田野久已疎休沐遂茲日一來還故墟山
明宿雨霽風暖百卉舒泓泓野泉漱熠熠林光初竹木
稍摧翳園場亦荒蕪俯覽舊賞已哀周覽昔所娛存沒惻
私懷變遷傷里閭欲言少留心中復畏長簡書世道良自
退榮名亦空虛與子終攜手歲晏當來居

獨遊西齋寄崔主簿

同心忽已別昨事方來昔幽徑還獨尋綠苔見行跡秋
齋正蕭散煙水易昏夕晏來結綫重非君不可釋

閑居贈友

補吏多下遷罷歸聊自度園廬既蕪沒煙景空澹泊關

居養痾瘵守素甘荼霍顏鬢自衰冠帶亦寒落青
已生路綠筠始分籜冬氣下遙陰微風動疎薄早
見銷杜門無請託非君好事者誰來顧寂寞

善福精舍示諸生

湛湛嘉樹陰清露夜昏沉悄然羣物動高閣似陰岑方
以玄默處豈爲名迹侵法妙不知歸獨此抱冲襟齊舍
無餘物陶器與單衾諸生時列坐共愛風滿林

秋夜南宮寄禮上一二弟及諸生

暝色起煙閣况况積難憂况茲風雨夜蕭條梧葉秋空
宇感涼至頽顏驚歲周日夕遊關下山水憶同遊

園林晏起寄昭應韓閔府盧主簿

田家已耕作井屋起晨煙園林鳴好鳥閑居猶獨眠不
覺朝已晏起來望青天四體一舒散情性亦忻然還復
業簷下對酒思數賢束帶理官府簡牘盈目前當念中
林賞覽物遍山川上非遇明世庶以道自全

新秋夜寄諸弟

兩地俱秋夕相望共星河高梧一葉下空齋歸思多方
用憂人瘼况自抱微痾無將別來近顏鬢已蹉跎

郡中對雨贈元錫兼簡楊凌

宿雨冒空山空城響秋葉沉沉暮色至凄凄涼氣入蕭

條林表散的灤河上集夜霧着衣重新谷侵履濕逼之
端憂日賴與嘉賓接

寄暢當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募籍籍動京關出
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插腰間昔爲
瓊樹枝今有風霜頽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丈夫當
爲國破敵加摧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鬢毛斑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離官遠郡虎豹滿西京上
懷大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淚忽窺纓

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絕淮雨春草生鳥鳴野
田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晏井與齊民耕

贈璨公

山僧一相訪吏案正盈前出處似殊致喧靜兩皆復暮
春華池宴清夜高齋眠此道本無得寧復有忘筌

寄怕璨上元

心絕去來緣跡順人間事獨尋秋草徑夜宿寒山寺今
日郡齋閑思問楞伽字

寄全振山中道士

今朝郡齋冷忽念山中客澗底東荆新歸來煮白石飲

持一瓢酒遠寄風雨夕落葉遍空山何處尋行跡

宿永陽寄璨律師

遙知郡齋夜凍雪封松竹時有山僧來懸燈獨自宿

示全真元常

余辭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雪夜復此對床眠始
話南池飲更詠西樓篇無將一會易歲月坐推遷

歲日寄京師諸李端武等

獻歲抱深惻倚君念歸緣常患親愛離始覺世務牽少
事河陽府晚守淮南壩平生幾會散已及蹉跎年昨日
罷符竹家貧遂留連部曲多已去車馬不復全閱將酒

爲僧默以道自詮聽松南巖寺見月西澗泉爲僧
術當責豈望遷終理來時裝歸鑿杜陵田

西澗即事示盧陟

寢扉臨碧澗晨起澹忘情空林細雨至圓文遍水生永
日無餘事山中伐木聲知子塵喧久暫可散煩纓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眠

奉詔寄示丘丹

露滴梧葉鳴風秋桂花發中有學僂侶吹簫弄山月

復理西齋寄丘員外

前歲理西齋得與君子同迨茲已一周悵望臨春風始
目踈林竹還復長榛蕪端正良難久蕪穢易爲功援斧
開衆鬱如師啓羣蒙庭宇還清曠煩抱亦舒通海隅兩
雪霽春序風景融時物方如故懷賢思無窮

送令狐岫宰恩陽

大雪天地閉羣山夜來晴居家猶苦寒子有千里行行
行安得辭荷此蒲壁榮賢豪爭追攀飲餞出西京罇酒
豈不懽暮春自有程離人起視日僕御促前征逶遲歲
已窮當造巴子城和風被草木江水日夜清從來知善
政離別慰有生

送馮著受李廣州署爲錄事

鬱鬱楊柳枝蕭蕭征馬悲送君灞陵岸糾郡南海湄名
在翰墨場羣公正追隨如何從此去千里萬里期大海
吞東南橫嶺隔地維建邦臨日域温燠御四時百國共
臻湊珍竒獻京師富彙震輿戎繩墨不易持州伯何天
寵還當冀舟塹子爲門下生終始豈見遺所願酌貪泉
心不爲磷緇上將翫國士下以報渴飢

送鄭長源

少年一相見飛轡河洛間歡遊不知罷中路忽言還冷
冷鷓鴣哀悄悄冬夜閉丈夫雖耿介遠別多苦顏君行

拜高堂速駕難久攀鷄鳴儔侶發朔雪滿河關
須臾在今夕樽酌且循環

始除尚書郎別善福精舍

簡略非世器委身同草木逍遙精舍居飲酒自爲足累
日曾一櫛對書常懶讀社臘會高年山川恣遊曠明世
方選士中朝懸美祿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束愧忝郎
署跡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飄輕轂行將親愛
別戀此西澗曲遠峯明夕川夏雨生衆綠迅風飄野路
回首不遑宿明晨下煙閣白雲在幽谷

答崔主簿問兼簡温上人

緣情生衆累晚悟依道流諸境一已了將身世浮開
居澹無味忽復四時周靡靡芳草積稍稍新篁抽即此
抱餘素塊然誠寡儔自適一忻意愧蒙君子憂

答長安丞裴稅

出身忝時士於世本無機爰以林壑趣遂成頑鈍姿臨
流意已淒采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萬事都若遺獨踐
幽人蹤貌將親友違髦士佐京邑懷念枉貞詞夕雨積
幽抱清樽宴良知從容操劇務文翰方見推安能戢羽
翼顧此林栖時

奉酬處士叔見示

挂纓守貧賤積雪卧郊園叔父親降趾壺觴携到門高
齋樂苑寵清夜道心存即此同疎氏可以一忘言

夏夜憶廬嵩

靄靄高館暮開軒滌煩襟不知湘雨來瀟灑在幽林炎
月得涼夜芳罇誰與斟故人南北居累月間徽音人生
無閑日歡會當在今反側候天日層城苦沉沉

春中憶元二

雨歇萬井春柔條已含綠徘徊洛陽陌惆悵杜陵曲游
絲正高下啼鳥還斷續有酒今不同思君瑩如玉

池上懷王卿

幽居捐世事佳雨散園芳入門靄已綠水禽鳴春塘
雲始成夕忽霽尚殘陽輕舟因風泛郡閣望秦臺私宴
阻外好臨歡一停觴茲遊無時盡旭日願相將

雲陽館懷谷口

清泚階下流云自谷口源念昔白衣士結廬在石門道
高杳無累景靜得忘言山夕綠陰滿世移清賞存吏役
豈遑暇幽懷復朝昏雲泉非所濯蘿月不可援長往遂
真性暫游恨卑喧出身既事世高躅難等論

廣德中洛陽作

生長太平日不知太平歡今還洛陽中感此方苦酸飲

藥本攻病毒腸翻自殘王師涉河洛玉石俱不完時節
屢遷斥山河長嶺鬱鬱蕭條孤煙絕日入空城寒寒劣乏
高步緝道守微官西懷咸陽道躑躅心不安

登樂游廟作

高原出東城鬱鬱見咸陽上有千載事乃自漢宣皇類
孺父陵遲陳迹翳丘荒春草雖復綠驚風但飄揚周覽
京城內雙闕起中央微鍾何處來暮色忽蒼蒼歌吹喧
萬井車馬塞康莊昔人豈不爾百世同一傷歸當守冲
漠跡寓心自忘

任鄆令漢陂游眺

野水滌長塘煙花亂晴日氤氳綠柳多春翠千山出遊
魚時可見新荷尚未密屢往心獨閒快無理人術

西郊遊曠

東風散餘江陂水淡已綠煙芷何處尋春香鷓鴣山曲新
禽啼暄節晴光泛嘉木一與汝若游華觴忻且屬

與幼遐君貺兄弟同游白家竹潭

清賞非素期偶遊方自得前登絕嶺險下視深潭黑密
竹已成暮歸雲殊未極春鳥法依谷暄紫蘭含幽色已將
芳景遇復款平生憶終念一歡別臨風還默默

觀田家

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閑耕種從此起丁
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欲犢西澗水飢劬
不自苦膏澤且爲喜倉廩無宿儲徭役猶未已方慙不
耕者祿食出閭里

南園陪王卿遊曠

形跡雖拘檢世事澹無心郡中多山水日文聽禽几
閣文墨暇園林春景深雜花芳意散綠池暮色沉君子
有高躅相攜在幽尋一酌何爲貴可以寫冲襟

春游南亭

川明氣已變巖寒雲尚擁南亭草心綠春塘泉脉動景

照聽禽響雨餘看柳重逍遙池館華益媿專城寵

再遊西山

南譙古山郡信是高人居自歎乏弘量終朝親簿書於
時忽命駕秋野正蕭疎積逋誠待責尋山亦有餘測測
石泉冷暖暖烟谷虛中有釋門子種果結茅廬出身厭
名利遇境即躊躇守直雖多迂視險方晏如况將塵埃
外襟抱從此舒

游開元精舍

夏衣始輕體游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
陰生晝寂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爲累形跡一來踈

襄武館遊眺

州民知禮讓訟簡得遨遊高亭憑古地山川當暮秋是
時秔稻熟西望盡田疇仰思慙政拙念勞喜歲收澹泊
風景晏繚繞雲樹幽節徃情惻惻天高思悠悠嘉賓幸
雲集芳罇始淹留還希習池賞聊聊駐鳴騶

秋景訪瑯琊精舍

屢訪雲外迹未窮幽賞情高秋天景遠始見山水清上
陟巖殿憩暮看雲壑平蒼茫寒色起迢遞晚鐘鳴意有
清夜戀身爲符守嬰悟言緇衣子瀟洒中行林

東郊

吏舍跼終年出郊曠清曙楊柳散和風青山澹吾慮
叢適自憩緣澗復還去微雨藹芳原春鳩鳴何處樂幽
心屢止遵事跡猶遽終罷斯結廬慕陶真可庶

行寬禪師院

北望極長廊斜扉映叢竹亭午一來尋院幽僧亦獨唯
聞山鳥啼愛此林下宿

藍嶺精舍

石壁精舍高排雲聊直上佳遊愜始願忘險得前賞崖
傾景方晦谷轉川如掌綠林含蕭條飛閣起弘敞道人
上方至深夜還獨徃日落群山陰天秋百泉響所嗟累

已成安得長偃仰

義演法師西齋

結茅臨絕岸隔水聞清磬山水曠蕭條登臨散情性稍
指緣原騎還尋急澗徑長嘯倚亭樹悵然川光暝

起渡律師同居東齋院

釋子喜相偶幽林俱避喧安居同僧夏清夜諷道言對
閣景恒晏步庭陰始繁道遙無一事松風入南軒

遊瑯琊山寺

受命恤人隱茲遊久未遑鳴騶響幽谷前旌耀崇崗青
冥臺砌寒綠縟草木香填壑躋花界壘石構雲房經製

隨巖轉絲繞豈定方新泉泚陰壁高蘿蔭綠塘攀林
栖止飲水得清涼物累誠可遣疲旰終未忘還歸坐郡
閣但見山峯蒼蒼

夏至避暑北池

晝晷已云極宵漏自此長未及施政教所憂變炎涼公
門日多暇是月農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熱安可當亭午
息羣物獨遊愛方塘門閉陰寂寂城高樹蒼蒼綠筠尚
含粉圓荷始散芳於焉洒煩抱可以對華觴

同元錫題瑯琊寺

適從郡邑喧又茲三伏熱山中清景多石罅寒泉動
花

香天界事松竹人間別殿分嵐嶺明磴臨懸壑絕昏旭
窮陟降幽顯盡披閱欽駭風雨區寒知龍蛇允情虛澹
泊生境寂塵妄滅經世豈非道無爲馱車轍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二十三



